

子



經濟類編卷八十

明北海馮琦纂

第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地類二

封建 四十則

周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
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
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予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

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于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柳宗元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得舉而

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黶黶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史佚成之

晉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

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亾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于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亾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鄭桓公東會封于鄭暮舍于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于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王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歿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歿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歿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

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强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

母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
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
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
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
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
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
爲三十六郡

李翰漢祖呂后五等論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

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
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
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
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亾秦宗族無
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衆枝莫助而孤根易
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
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
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間興適悟天下
不可獨理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乃先封雍齒然
後將士歛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慮知難於動五等之

制於是行焉既而鸞輅龍旂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
卽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
結體信之志群后因犬牙之勢匹夫絕鳥合之舉此
所以爲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
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偶國過當啓陵僭
之端怙強連交爭之兆貫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
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
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
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
弊法觀乎孝惠旣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

當若卑畧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
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
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脣齒預閉覬覦之心不踐
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
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爲計之得
也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
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趨起異姓蓄姦候隙刺
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爲計
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
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旣往之勢析當時之

疑斷必然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
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況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
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謨
協密必無悔矣

司馬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論 殷以前尚矣周封
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
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大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
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
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
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

德不足形勢弱也漢六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
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
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
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
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
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
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
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
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
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

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亾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木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三王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願
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
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
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
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
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
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
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
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
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
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
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
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
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
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
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

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
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
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
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
臣湯等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
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謹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
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
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
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
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

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
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群臣
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
得推私恩分子第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
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于萬
世臣請立臣闕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
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
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
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
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

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于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

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于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嚮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

望不可臣請立臣闕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
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
大夫事太常臣克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
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
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
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爲諸侯王陛下
謙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
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
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
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
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
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
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
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
立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
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
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
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
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策曰於戲小子闕受茲

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
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
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
永終厥有憊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
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立子旦爲燕王策曰於
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
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
盜加以奸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
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
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侮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

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立子胥
爲廣陵王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於
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
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
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
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太史公曰
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
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
廣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執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

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及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

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亾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亾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歿天下孰以王歿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王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胷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荆

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大都篇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羨賦車各千乘馬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王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金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羨或不克不足以威晉若克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

與不羨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羨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于守亥之井爲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心必至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踈盪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踈整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篇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在

所宮法論之即中謁者受臆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

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

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
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
次齊貢歿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
也然則所謂王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而目
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
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
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王者
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
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
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

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
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
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
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
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
上書說孝文帝文帝覽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
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

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郅詐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宜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亾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

褚先生梁孝

王傳論曰臣爲郎時聞之于宮殿中老郎吏好事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其弟擅亂高帝約乎于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悅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

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對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

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于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口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

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
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
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
其計

元帝敕東平王傅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
長耳目率于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
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
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
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谷永上疏 臣聞禮天子外屏

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
申聿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旣亾事實而
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力傳
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亾益于治道汗鱗
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爲公族
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
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
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
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

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
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
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
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汗亂
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北海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
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
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
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
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

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
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蝼
蟻敢不以實睦曰吁此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
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
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
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
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
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
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
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
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巧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勅虎
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封侯難再得也郎
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
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
之主鼓行無前功易于太山破鷄子輕于四馬載鴻
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
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王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
于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夫黑爲病

赤爲兵弩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何況于
王陛下長子故副王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
除沉沒之耻報歿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爲開當爲
秋霜無爲檻牢雖欲爲檻牢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
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亾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
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
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
志無爲扶蘇將聞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卽執其使
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毋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時西羗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羗驚動有變私迎能

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
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
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
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
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
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

東平王蒼上疏求朝章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
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
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
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克備下詔

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
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
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蒼旣至升殿乃拜
天子親荅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
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
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
骨肉旣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
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
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躅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
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嘆息愈衰貴焉舊典諸王

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僊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馬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宋意上章帝疏 陛下至孝丞丞恩恩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烏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姪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烏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幹強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槃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侈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

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烏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幹強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槃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侈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

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
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美等速
就便時以塞衆望

何敞諫濟南安王康疏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
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
茅土當施張正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
馬臺隸應爲科品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
之口以自蠶食官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
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百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
質荒木勝者人亾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

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
稱焉今數遊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
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
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以禮起居則
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史弼上桓帝封事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
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
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
二第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
變竊聞渤海王悻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

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興禁兵備禦非常而妄加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魏曹冏六代論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

亾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

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

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

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

人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

相鎮親踈相衛弁兼路塞逾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

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

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

曾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
葉碩茂木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
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
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
亾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
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馳譎詐之
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
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亾
其亾繫于苞桑周德其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小
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

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
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曾腹浮
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
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
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
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
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義至於身
歿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

之命於奸臣之口至命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
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
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
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
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
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
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
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
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
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

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
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
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
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
也向使高祖踵亾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
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
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
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踈者震怒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踈遠母黨專政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而叛逆於哀平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亾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闇豎執衡朝無久難之

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安處悲夫魏太祖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漢氏奉天禪位大魏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亾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

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伍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庶高之士畢志於衡軌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

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
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
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殿之下雖壅之以黑
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
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
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
存而設備以懼亾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
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曹植求通親親表

臣植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

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

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
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
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
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
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
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聚而不
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
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蕃休遞上執政不

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
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
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
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
吊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
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
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
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
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

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
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
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
弁解朱組佩青紱駟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
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
臣丹情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
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
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
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
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

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
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然
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
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禍始不爲福先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
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
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
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
其君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祿
昭耀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
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

晉陸機五等諸侯論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

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
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之帝業至重天下至曠
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
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金建五長所
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
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

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

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杲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入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敝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體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美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

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
郡縣非致治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
及承積其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
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
亾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
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
亾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
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爲
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
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疆晉收其

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闕關勝
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共敝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
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
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
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
鯨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繁
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
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
亾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

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
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專朝
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
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
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闕宇鋒鏑流乎絳闕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安然以治待亂是以厲
宣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闈蹙擾而
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
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
以之存漢以之亾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

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
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
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
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
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
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
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
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
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

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氓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固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晉書元帝明帝紀論贊 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

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

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

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強藩之援商逢九

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嵎屬在茲日運龍韜于掌握起

天旆于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原去衰絰而踐戎場

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

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亾在

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贊曰傾天
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璧命筭
荆臺雲瞻北海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壤胡寇
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驚百蠻從響寶命還昌金輝
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臍昏燎厥德
不回餘風可劭

八王傳論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
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跡可知
然而王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于分疆胙土猶或
未許泊乎周室燦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

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
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卽位天祿已
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
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
大于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
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
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
身于望夷係頸于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
興爰革斯弊于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
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壘土地封疆踰越往

古始則韓彭趙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于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亾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財而不任或無刑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

機權失于上禍亂作于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乃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其乘輿幽繫更同姜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

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亾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議親王令自選國內長吏齊獻王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

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于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王渾諫齊王攸之藩疏 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于金縢光

述文武仁聖之德攸于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伯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如

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于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

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
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異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
當言者帝不納

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譙王承以敦表
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新求不已言至于此
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
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
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
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
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

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
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
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于是詔曰夫王者體天
理物非群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
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
令典古今之通議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
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
關右爰暨東羸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
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欵亮志
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

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大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鈇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已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奸計分半與之謀尋構難遣叅軍桓胤說承

以劉隗等專寵今便計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歿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歿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天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耶便宜電奮存亾以之于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胤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于是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

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書曰季思足下勞于王事天綱暫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尅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固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

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據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牂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

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于道中害之

唐太宗時議將封建諸侯李百藥上封建論 臣竊

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王安上人情之大方思

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

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

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亾之理在于邦

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谷

深根固本雖王綱廢弛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

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

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

夫號呼七廟隳圯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

受命上玄飛名帝錄遭遇興王之運殷憂啟聖之期

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

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

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惟情存揖讓守之亦

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

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

三十十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

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

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于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故誦借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刻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音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

勤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旣罹高貴之殃寧異申緝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讐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臺駘之役女子盡鬻嶠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

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榮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

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褐南郡太守幣布裹身萊蕪長縣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之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道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禳于寰宇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以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

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
 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晋氏失馭
 宇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之以關河分阻吳
 楚懸隔習文學者尚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藝者盡干
 戈爭戰之心畢為徂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
 運因籍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
 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
 先王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
 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
 綜覈前王雖至道難名言象所絕略陳梗槩實所庶

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
 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
 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情必隱惻貫徹
 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
 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敦勸學徒既擢
 明經于青紫將升碩儒于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
 以宮中暑濕寢膳或違請徒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
 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紊陰陽所感以安卑陋
 之居去歲凶儉晉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虛空聖情
 矜憫勤加賑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

樂撒箕篚言必悽動貌成臞瘦公且喜于重譯文命
矜其卽序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
省凝神勤慮恐妄勞中國以來遠方不藉萬古之英
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
聽受無倦智周于萬物道濟于溥天罷朝之後引進
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
日晏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
間以玄言一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
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
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朴尚阻浮詭未移此由
習之已久難以卒變請待琢瑀成朴以質代文刑措
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
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于人乎
美哉斯言也

李公緒五等論

蓋爲天下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

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
縣之治始于秦漢守令爲政小理察而大勢危諸侯
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人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
後足以藩固內外爲千百年計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是以其詳可得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且治者積仁

義又任勢故也秦氏所以短而亂者積刑罰而失維
持者也漢兼置郡縣雜而任之所以兩代皆二百年
自魏晉以降謀不圖遠唯事任人不復任勢是故易
代殺伐皆不永年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有
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世知其爲人
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爲已存乎
利人然跡其衰亾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弱也故劉
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建立成國令復古制則不
可也何者昔舜禹奠九州然後揖讓契棄修仁義二
三十世下至湯武然後滅秦自非子襄穆蠶食諸侯

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德者如彼用力者
如此甚難故億兆之所咸以爲帝者必須天人感應
世所不測綿歷代序經數十世乃可得耳故絕希望
僥倖之心及漢祖起于布衣忽成大業乘秦之弊不
因父祖所資天地提三尺之劍而取天下夫鑄石者
難爲功摧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韓英之徒見漢取
天下之易故數年之中反者六七王莽之亂南向者
蜂起漢獻之時稱制者三國又光武曹馬皆自閭閻
而升帝位孫劉二族各據一方逮晉之失御九服分
崩以迄于今二二百年跨州連郡者二十餘姓皆擅

假符璽列置百辟或至數世或盡一身前車雖覆後
 跡不懲缺望之心久而無悔其懷不遜之意挾無君
 之心而日致湮滅者不可勝紀今若借之以成國假
 之以勢權則人欲帝王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臣
 朝士外戚亦不止千人矣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
 如置數百千國便力強起于驕奢違度之則反漢氏
 之初可為殷鑒若盡建諸侯與滅繼絕是永無亾國
 一世之後又有子弟功臣無置之地如此則踈遠者
 據強國親勲者無尺土此周之所以衰自漢以來海
 內士子官京師編名天朝耻為藩職今一旦令背皇

闕趨外邦為諸侯陪臣必不可也其雄俊之人負才
 之豪當生奸計競尊其主是所謂時移勢異萬國雖
 賢不可復建設使黃帝更出亦不議之矣是故孔子
 曰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當擇宜于今者而用之
 耳竊謂宜如漢初置郡國度其強弱遠近領之以牧
 伯節之以綱紀大都偶國並后匹嫡皆亂之道也其
 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旅之興當諮牧伯以防未然若
 有妄舉者而皆國除又天朝之威制其越逸子弟之
 力足為扞屏選其賢者能者入為公卿出為侯伯此
 周召晉鄭朱虛齊梁之為也然則骨肉世踈亦不可

久令強盛宜法主父推恩分封漸次黜之而受封之君輒屬州牧不可繼于父兄每封世建號使親者恒強疎者稍弱其王侯無子親嗣大功不得及有過皆從國除還屬郡縣更立子弟親者以君之則朝廷有恃維城有固此萬世之利也

李谿反五等六代論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亾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大底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亾之由言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爲周制萬邦思

治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于殄祀土崩痛于陵夷欲權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一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徒苟救于疾顛而未免于陵夷也譬猶醫者苟欲救人之死而不能愈其病苦豈謂知經脉藥石之本決存亾禍福之機乎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豈無通論哉但二家不能知耳故皆引五等之長說郡縣之短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爲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君人有

定主士衡又謂五等之國爲已士衆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爲已思制郡縣之長進趨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養名故爲利圖物以爲諸侯享食茅土萬國受世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伐苟欲求伯則以正王室爲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邀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啗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爲藩衛哉所謂爲已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强

則未出于傷病也若富國強兵疆陵弱衆暴寡感而爲九弁而爲七是豈非古制耶故知雖少其力猶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諸侯之士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爲大小于身又烏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于大小强弱皆得擅權獨斷自有卿相恣之則不遜削之則怨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夫土狹旣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灾耶假令小制七國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

然而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備家國之急則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豈由此耶元首又徵秦之敗于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鬪豎執衡孤立于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有助亂而已焉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郡縣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覺悟廢五等世及之法立郡縣可制之符以矯周枉感靈不假于臣下及刑戮強兵耶則必修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致天子于何地豈可以爲思治哉

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于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爲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寔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身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于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爲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所謂藩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爲患也昔漢有吳楚七國之患元首乃懲之于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

誼之言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衡亦
謂漢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以七國爲過正之灾若然
者則班固漢書贊言周制千八百國載記分天下爲
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爲褊小以極矣其卒也強不
一一于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政用其上策如此則
可歷世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嬴氏土
崩之釁乎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日有
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
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
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
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
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
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
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
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
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

有兵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
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
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
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
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
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
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
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
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
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

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
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
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
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
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
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
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
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
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
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

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
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
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
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
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
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
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
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凌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
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
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

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
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
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
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
異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
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
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
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
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
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

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
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
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
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擒捕而遷之
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
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
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
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
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
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

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
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
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
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
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
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
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
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
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

者又以爲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
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可得已也蓋以諸侯
歸商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
馬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
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
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
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
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
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
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
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
其社稷以一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
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
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
之意也勢也

宋廖偁封建論

椰子厚爲封建論以短封建者誠

以周之亾由立諸侯之過也故曰周之失在制不在
政又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
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位
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

子厚之論是蓋知其本而不知其末不知其末而不知其本故以封建爲非故曰封建非聖賢之意也勢也又云湯武之所以不去封建者因其力以得天下故不去也此亦見子厚之惑者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非固不易也僞謂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周之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謂天下諸侯雖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也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下之聖賢也又謂湯武之不去封建者實以封建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去也且夫聖賢之立制度皆取法于天地而節制於人使人悉得

其所耳當生人之初萬物屯蒙而莫知其所以理易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也是封建者聖人所以理民之達道觀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祿使大不至於難制小不至無賴是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上下相制罔有不順則封建者固因人之利而爲之也夫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也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爲勢則天下孰不爲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於封建而已乎僞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且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是故

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無者不可有
執是而行雖世未有亂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祿不
必有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者
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未有不亂者也
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蓋失其政而然也
且三代之盛則非不封建也而不聞亂何封建利於
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乎是蓋政存與政失
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
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
而后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諸侯不爲逆設

使雖不封建未有不亂者也備故曰周之亂在失
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
退莫不由天子也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恭
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
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
服者爲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爲善
也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
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
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
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

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爲不善矣設有爲者則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下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矣備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爲亂也且聖賢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在上者果其人則能用之果非其人則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聞有聖賢不居其位當三代之季則然後聖賢有不用者則是用與不用繫於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聖賢者也安得反妨聖賢哉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

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紕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棄矣觀其然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備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爲仁人乎孔子以爲仁人則湯武之不苟得可知也且聖賢之心唯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雖死焉爲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後世矣又豈肯因而不革況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爲心公私

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義固有差矣僂故曰湯武之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爲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爲患不究升賢絀不肖爲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爲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爲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利其力僂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爲非者以守宰爲是故也以守宰爲是者無他乃曰有罪得以絀

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斥之矣又云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使漢室盡封侯王則孟舒魏尚之術莫得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諦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矣嗚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爲是則豈封建之世有罪者不得而絀乎有能者不得而升乎朝拜而不讎夕不能斥之乎夕拜而不讎朝不能斥之乎若有罪不絀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亂之世也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

哉已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止知漢之封侯王而不知古之封建也止知漢之封侯王則宜其所謂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師違矣下令而不之諦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也若古之封建固不長是三代之封建凡天下四海九州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則百里極矣國凡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同出於天子者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固未有能爲亂者也漢之封侯王則一侯王之地如古之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

法哉乃漢自爲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爲之法而疑古封建爲短是由以溺咽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而又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輩當三代之時不啻千萬輩在卿大夫之列安得謂在封建之世則不得伸其才術豈數子者之才能爲太守而不能爲他哉而子厚固以爲封建則能用之不知意之若何也嗚呼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曲爲之言也僂非好辨也庶聖人之道少有明耳仁宗時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

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爲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爲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爲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爲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蘇軾秦始皇罷侯置守論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

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

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

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經海類編卷八十終

